



你

然是你

张
欣◎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依

然是你

张
欣◎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依然是你/张欣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2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556 - 4

I. 依…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3948 号

策 划	金炳亮 钟永宁
责任编辑	余正平 李翊昕
整体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556 - 4
定 价	33.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s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s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0604 83781020】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顾作义 廖红球

委 员：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编 辑：范英妍 李艾云 展 锋 严瑞昌 易小淬
钟永宁 谢海宁 余正平 黄丹宁 陈 宁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 60 华诞！

60 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 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 31 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 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 1984》、《血脉的回想》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说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向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录

依然是你 / 001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 083

岁月无敌 / 132

永远的徘徊 / 168

你没有理由不疯 / 207

依然是你

他是偶然干上这一行的。

那天他在一家四星级的酒店顺点值钱的东西，顺这个字比较好，不像偷那么直白露骨让人有罪恶感，顺手牵羊，就好像谁都会这么干似的，所以连自责都免了，干什么事都得心态好，事做得就漂亮。

这个国家的特点就是大，会议那么多，开始他也只是当个会虫混混吃喝，后来发展到顺点东西拿出去卖，这是一个好营生，神不知鬼不觉，而会议上的人大都互不相识，大呼小叫地说丢了东西你什么意思嘛，难道是与会者偷的不成？如果是钱包当然是在街上就丢了，回了酒店才发现，数码相机一类便是忘在出租车上了，总之没有人怀疑会在宾馆里的会议上丢东西。

那天他顺到一台手提电脑，电脑是开启状态，人却不知所踪，在片刻的犹豫之后，他拔掉了电源，夹起电脑离开时像捂着一块热烘烘的烤白薯。出得门来却听到一个声音说同志你找谁？他装作没听见继续往前走，但从脚步声可以

老女人以为他们是熟人，自然转身离去。

但是他却没花多少钱便住进五楼的一套 70 平方米的两房一厅里，原因很简单，房东的儿子有精神病，动不动就操菜刀，十八九岁长得高大老相，一脸沧桑像个老船长，发作起来很是吓人，所以没人敢租她家的房子。于是这个便宜就让他拣了，他的胆儿大，根本不惧怕这些。

他把崭新的东芝笔记本电脑放在他的台式电脑旁边，台式的杂牌电脑是他自己买的，不要以为会顺东西就能生活，这是两码事。真正的生活必需品还得自己买，维持现代都市的高消费生活开支是巨大的。

本来他可以去吃一顿，或者泡泡吧，随便干点什么，总之不应该再到他作案的那个酒店现身，常理也是犯忌的事。但他知道今晚在那里不光有个会议结束，还有一个会议开张，结束的是财务软件开发推广会议，开张的是红酒品尝会议，他想如果能顺一些红酒回来，哪怕是1992年的长城干红，每瓶也值230元。何况他今天的手气不错，趁热打铁总不犯忌吧。

于是他换掉白天的衣服，穿了一身名牌走出了房间。

其中的一件黑大衣长至脚踝。

又来到那个四星级酒店，他先到大堂的酒吧里坐了下来，那个位置正对着二楼楼梯口的国际会议厅，里面不仅张灯结彩而且人声鼎沸，欢呼声与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他必须等会议结束之后，人们把礼品拿回房间再重新外出夜生活时，便经过那一层客房也不迟。

他要了一杯金汤力酒慢慢品着。

酒店大堂的水晶灯光芒四射，相比之下地吧的灯光显得恰到好处的黯淡，让人感到安全和隔岸观火的释然。

这时，有一个女人来到了他的桌前，她冲他笑了笑，优雅地说可以吗？他做了一个当然的表情。那个女人坐下之后便道不认识了？他这才反应过来她是白天掉了一地文件的女人，于是有一点莫名的慌张。那个女人也换了一身衣服，丝质的素花衬衫配了一件薄薄的皮衣。她手上也拿着一杯金汤力酒，她说我早就看见你了，就想看你点什么酒，如果一样就过来跟你聊聊，如果不一样也就作罢。

他看了看手中的酒杯，淡然道，这酒很一般啊。她说，就是一般才难碰上，现在谁还喝这么老土的杜松子酒兑汤力水。他说你在这儿等人吗？她回说等的人已来过，刚办完事，但明天还得接着在这儿办，所以就不回去了，虽然很累但总不能这么早就睡吧？

你呢？你也是在这儿等人吗？她说。

不。他起身准备离去，内心里很为又碰上这个女人而感到懊丧，因为平白无故要编很多瞎话应付她，而且她又不是什么美女。

再坐会儿吧。她央求他道，咱们一天碰上两次这就是缘分。而且我不是什么坏人，我从国外回来还不到一年，一切都很不适应，甚至患上了夜晚落寞症，真的有这种病，你听过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症吗？我无非是想跟你随便聊聊。

他才不想听她这些废话，但当他再次回头，却发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出现在大堂，在与总台简单接洽后，其中一个警员跟着大堂副理进了电梯间，另一个便在大堂留守。

看来犯忌的事还是少干。

那就到你房间去聊聊吧。他果断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优雅的皮衣女人一时愣住了，半晌才说，好啊……直到起身时仍有些迟疑。

他们一同向电梯间走去，其间，他温存地笑道，你真的相信缘分吗？她说，当然，而且我还相信一见钟情。他做出开怀大笑的样子，内心警惕着大堂的警员是否会注意他？或是更注意匆匆离去的客人随时上前盘问？他想她肯定不是搞推销的，这么傻怎么卖出东西？那她是干什么的？从国外回来的人能干

什么？尽是些莫名其妙的自大狂，你简直想象不出他们的优越感从何而来。这个人也一样，谦和并不等于不自大，不优越，你有夜晚落寞症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夜晚就不用再说下去了，总之该发生的一切都已发生，不该发生的也都发生了。

总之，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独自一人睡在席梦思双人床上，阳光自厚重的米色窗帘布的缝隙间射在他的脸上。这是一间套房，客厅和睡房是分开的，床铺尤其的舒适，松软的被褥和枕头，人像埋进了棉花垛里。他依稀记得昨晚发生的事，那个女人在床上挺疯狂的，与她优雅的外表大相径庭。所以事后他很快进入梦乡。

太阳重新升起，那个女人便潮露般地消失了，衣柜的门还开着，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个木衣架吊在原地；卫生间里随意丢着用过的浴巾，但几乎连一点香水、脂粉的气息都没有；晨报散乱地丢在茶几上，半杯绿茶还有一点余温。他突然下意识的扑向自己的长大衣，还好，钱包里可怜的几张大钱和一堆零碎还在。

他重新回到床上，几乎想不出来昨晚那个女人的长相。她跟他不是道中人，那么，这个城市还有多少企盼着一夜情瞬间发生的饥渴状态的女性呢？

这类问题还是让所谓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去研究吧，反正他也没吃亏。他在床上回了回神，想起他的初夜是在他叔叔楼上的邻居家，那是一个粗壮的麻脸女人，当过制造业的厂长，说话声音响亮，为人也颇豪爽，有一个暧昧的下午，她叫他去她家帮忙，凳子擦椅子的到高柜上取东西，后来凳子椅子一起摇晃起来，他便摔下来倒在了她的怀中，现在想起来肯定是麻脸女人自己在下面撼动了椅子，否则他怎么可能好好的，就掉下来倒到她的怀里去了呢？

他不为人察地笑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的起床，穿好衣服之后，他刷地一下把窗帘打开，房间也刷的一下亮了。

床头柜上的一叠钱让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冲上前去数了数，足有三千块之多。除了钱之外，她没有留下便条之类的东西。显然，她当他是鸭了，这个打击几乎让他崩溃，他想象不出他哪点像干这个的？

他以慷慨赴死的步履走进卫生间，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除了有一点点苍白和冷漠，应该说他还算英武，周正。他的眼梢微微上翘，有点眼生桃花的意思，麻脸女人也曾说过他会有一世的艳福。可他从没想过会干这个，无论如何每个少年的梦想都是做顶天立地的英雄，哪怕是当江洋大盗或者杀人放火走黑道，也不能靠睡觉挣钱吧。每每他在梦中自己都是一个佩剑少年，救赎美女而厌烦儿女情长，离去时总是头都不回。

所以这三千块对他来说无比地烫手，他还从来没有对钱这么嫌弃过。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他想起那个女人的眼神，难道他就没有察觉鄙睨之色吗？他们俩到底谁更傻？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即便他的境况是见不得光的，那也不妨碍他有自尊心。他决定为自己正名，此后的一周，他几乎每天都在这家酒店转悠，他决定暂时不再顺东西，一心不能二用，他要碰上那个皮衣女人，把钱还给她，并且告诉她自己血淋淋的身世，保证让她花容失色，然后他头都不回地离去。

半个月过去了，他再也没有碰见那个女人。也许他们的缘分就是两面，在同一天内已经用完。

而三千块钱很快就花完了，当它们所剩无几时却在他身上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钱上没有印着字标明他是吃软饭的，花起来同样爽手，和他销赃得来的钱毫无区别，反而不用担惊受怕还被收货的人把价格压得很低。

半年之后，他在某小报的中缝里看到一则广告，说是某公司招募特种服务的年轻男性，但要在一个规定的账号上存900元的诚信费，便可以接到电话派活儿，所得报酬十分优厚。他不仅以独特的敏感嗅出了其中的气味，还并未迟疑竟然神使鬼差地汇去了900元钱。这当然是一个骗局，后来报纸上公布受骗的人有七八十人之多，但无一人报案，还是这一团伙在其他诈骗活动中落网后自己交代出来的。

此后的他，非但没有彻底打消这个念头，反而有一种隐隐的被吊住胃口的烦恼。终于有一天，他不再去宾馆偷盗，他的身影出没在桃色、银馆、烟敦街十号这一类灯光和名字一样诡异的夜店，通常是在凌晨一两点钟，总会有一些生意可以成交。他曾经一晚上就挣了一万块，而金钱很快就摧毁了他的意志。

二

她非常非常地瘦。

所以她总是把家里搞得亮堂堂的，不是随手关灯而是所到之处必留下一片灯光，她可不想看到自己幽灵一般地游走。

因为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叫管静竹，36岁，杭州人，生得虽不艳丽但也山清水秀。在一家大公司的资金部当主管，略有一点不苟言笑，但总的来说还是礼貌得体的。她的生活循规蹈矩，乏善可陈，香水、丝巾、手提袋永远衍用自己熟悉的品牌。甚至中午公司的商务套餐，除了时令的蔬菜有所变换之外，均是两排叉烧一个咸鸭蛋。

本来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与丈夫端木林是最传统的相亲方式结识的，端木林也是某公司的文员，戴一副白边眼镜，平头，看上去斯文、整洁。两个人见面之后都对对方表示满意，也愿意往下处一处。随后端木林便主动约会管静竹，两个人也看电影，看画展，听音乐会什么的，处了一年零八个月，便去照婚纱照，就是那种大平光又傻又幸福的所谓艺术照，两张白屁股脸给抹得像无锡大阿福。后来选了一个好日子结婚，一样是摆多少多少围，心中暗算着能

收多少礼金，总之直到新婚之夜也还是如假包换的处男处女。

结婚以后，他们也是互敬互爱没红过脸。端木林上班的地方离家较近便负责买菜，洗好后放着，管静竹回来炒菜外加饭后洗碗。端木林擅长做法式红酒鸡，管静竹擅长做五杯排骨，所以假如有人到家里做客，这两个菜是一定要献丑的。

有一天，管静竹过生日，端木林便当店小二忙前忙后地招待管静竹过去的闺中密友，密友们都说，就是订做的新好男人也不过端木林这样款式的吧，把他送到机器人公司当模板，宣传出去不知有多少人订货呢。

一年多眨眼间过去了，他们有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叫端木歪歪。

歪歪生得白白胖胖，虎头虎脑，真正是人见人爱，抱到街上生人都忍不住要捏捏他的脸蛋。

厄运的降临是没有先兆的。歪歪两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也不懂父母对他说什么。到医院经过检查，医生给他诊断是先天性哑傻综合症。管静竹和端木林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结论，他们带着孩子去北京，去上海，结果完全一样，而且无药可医。

夫妻两人彼此默默无言以泪洗面地挨过一段时间，终于在某一天，端木林下班之后没有回家，接下来的两三天音信全无，公司说他不辞而别，做了一半的文件还在他的办公台上，手机开始是关机后来是空号。找到他父母家，他父母得知儿子失踪可以说是大惊失色，他母亲瘫坐在沙发上两眼发直，他父亲则几乎问了十万个为什么，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也只好报警。

很快，警员来到家中，大致了解了情况，并将所有情况做了笔录，管静竹签名之后，他们便匆匆离去。

这一晚，管静竹坐在床前望着熟睡的歪歪，发呆发到深夜。她不知道自己今后一个人怎么生活？怎么面对这个家庭的灭顶之灾？

她第一次感到分外的无助，感到这个人间烟火腾腾燃烧的世界其实只是一座孤岛，孤岛上只有她和歪歪，而歪歪今年今世都不会跟她交流，都不会知道她对他的痛惜，她所有的付出就是付出，不会有任何回报。

同时，她又担心端木林的生死和下落，被人绑架的可能性不大，会不会是轻生呢？因为一时冲动走上绝路的行为虽不多见却也是有的，可是端木尽管算不上最坚强的那一个，但他毕竟是男人啊，留下他们孤儿寡母的会有多难？他不会这么不替她着想吧？以往她稍稍多吃了一点他都会说当心胆固醇当心发胖，现在天都塌下来了他怎会一死了之？再说就是死也得见到尸体，也得让她大哭一场吧。

一开始，管静竹与端木家还保持着热线联系，他的母亲不是大放悲声便是长吁短叹，但是渐渐地，大伙也只有面对现实。

管静竹愁肠百结。

小保姆叫葵花，这时的葵花对管静竹说，阿姨你放心，我不会走的。

现在想起来葵花真是有先见之明，似乎她那时候就知道端木叔叔选择了逃避现实这条路，对残酷的现实端木林不能也不愿意面对。

这件事在三年后得到了证实，那是春节的前夕，管静竹例牌打电话去问候她的公公婆婆，以往打电话过去他们都是歉疚不止，叫她一定要注意身体，想不到端木林这个死鬼这么指望不上，抛下你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活啊？！他们对她的关心都只停留在口头上，这一点管静竹心里也很清楚，可是事到如今，说这些又有什么用？但凡出钱出力的事若是当事人不情愿，别人是没有一点办法的，何况管静竹是一个那么要脸的人。所以她也只是报报平安，叫他们多多保重，如此而已。

然而这一次拨通电话，她听见婆婆喂了一声，接着居然意外地听到一个极其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千真万确是端木林的，他在离电话不远处说，妈，小唐给您买的营养品放在桌上了别忘了吃。但他的声音是戛然而止的，大概是他母亲用手势制止了他。而管静竹像雷打了一样言语不得，接着她毫无理由地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仿佛撞见鬼了一样。

她全身冰凉，两手在胸前交握却又止不住的颤抖。

葵花进屋灌开水，见她这个样子，便道，阿姨，你怎么了？

管静竹的眼光，便是对整个世界的陌生，她怔怔地望着葵花，说道，葵花，你怎么知道端木是离家出走呢？

葵花的表情，竟是数学大师对待小学生那样，她平静道，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不见了，那不就是走了吗？

这个晚上，静竹一夜未眠。歪歪五岁了，端木林出走后的这三年，她都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过来的，除了上班挣钱养家之外，她已经不记得她有片刻的休息，每天跟葵花忙到天黑。更重要的是她的精神世界已经枯萎，她早已不化妆，一支口红闯天下，她也没有添置过新衣，因为没有心情，这三年里她没有进过电影院，音乐厅，公司里的女孩子们议论的裴勇俊她以为是韩国总统。

现在想起来，端木家的电话是突然减少的，以后的那些礼节性电话基本上都是她打过去，而他们似乎也不再焦心如火，反过来还安慰她，可她一点感觉都没有，根本没想过这件事后面还会有什么隐情。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她才想到一个着点边际的问题：小唐是谁？端木林嘴里说出的小唐到底是什么人？

一夜未睡的管静竹脸是青灰色的，她打电话到办公室请了假。

她来到省体院的体操馆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曹虹，上帝保佑她还有个侠肝义胆的朋友，总不能什么事都找爸妈，自打知道歪歪的病症之后，她父母可以说是一夜苍老的，尽管他们什么也没说，还在经济上帮助她。可是她知道他们的晚年生活已经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她真不希望再用任何事情去刺激他们。

曹虹是女子体操队的教练，她原来也是干这行的，所以身材健美，英气勃勃。管静竹见到她时，她正在平衡木旁训练小运动员。

管静竹一见到曹虹就抱住她哭了，而且是放声大哭，把曹虹也吓了一跳。曹虹对一个比一个精灵的小运动员吼道，看什么看?!不用训练了吗?!小孩子们一哄而散。曹虹把管静竹带到休息室去，给她倒了杯热水。听完静竹的遭遇，曹虹的杏眼瞪得滴溜圆，破口骂道，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这还有王法吗?你告诉我端木这个王八蛋现在在哪儿，我叫我老公去扁他。

曹虹的老公是举重运动员出身，随便一出手估计人就废了。她操起手机就拨号，静竹忙制止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曹虹急道，别跟我说就这么算了，你这个人就是窝囊，要不然他们家敢这么合伙来欺侮你?!我要不替你出头，算你白认识我了。曹虹气得，把手指关节按得咔咔响，恨不得即刻冲出门去报仇雪恨。

管静竹说我就想让你帮我出头跟他了结了这件事，我是不想再见到他了。

曹虹冷冷回道，怎么了结?

管静竹叹道，还能怎么了结?不就是离婚呗。

曹虹气道，那不便宜他了?就不离，拖死他!

管静竹闷着头不做声。

曹虹接着说道，你就不能想点解气的办法吗?我说过了我替你出头，我非把他搞得身败名裂，我还要把这事报给媒体，让全社会的道德法庭审判他!曹虹喋喋不休地念叨，要离也行，拿钱来，精神损失，孩子的用度，一百万不少一点?!……反正你不能随便离婚，你给我扛住，其他的事我来办……

这时的管静竹突然嚎叫了一声，那声音尖利、啼血，如同野兽发出的哀鸣。待曹虹抬起头时，只见管静竹面目狰狞，五官变形地冲着她喊道：我有什么办法?!我不离婚还能有什么办法?!我遇到这种人就是中了六合彩，我能怎么样?我能去咬他吗?我就是要离婚，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他!

从小玩到大，曹虹还是第一次看见管静竹失控，她在她的印象中是捡到金子不笑、家里着火不惊的那种人。

足有三秒钟的沉寂，曹虹心想还是管静竹狠，她上前抱住她，哄孩子一样地拍着她的后背：好好好，我们离婚，我们无条件离婚。

随后，曹虹派她体操队的小女孩日夜在端木林父母家的门外守候，终于摸清了端木林换了一家公司工作，那个叫小唐的人是一个医院的护士，端木林在跟她同居，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叫端木倚云，小美人聪明伶俐，一岁多已经什么话都会说了。

在律师楼签离婚协议时，端木林不是不内疚的，也许他没想到管静竹会这样放过他，这让他感到自己的过分，人其实都是有自省能力的。他问面色铁青的曹虹，静竹她最近……还好吗……曹虹不说话，她也不知自己当时怎么想

的，手边的一杯矿泉水，哗的一下泼了过去。她拿起协议书就走，听见律师在她身后安慰端木林，女人都是这样的，女人就是不理性……

曹虹把离婚协议书给管静竹送去，只说了一句我早晚有一天被你活活气死。之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然而，离婚之后的管静竹并没有丝毫解脱之后的轻松，相反她就是从那时开始急剧消瘦的。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歪歪已经六岁，还是只知道吃和拉外加流口水，他吃起东西来你不让他停止他便可以一直吃下去，医生说有病人便是吃到胃出血而死亡的，他拉起来也是随时随地不受自己控制，换句话说是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控制，有时候你刚给他换完裤子他就又拉了，让人拿他没办法。

葵花是广西人，她家里给她定了亲，可是她把婚期一拖再拖，因为她知道自己是管静竹的精神支柱，城里人是最不经事的。

其实管静竹心里也很明白，她应该立刻放葵花回家结婚。你生了傻儿子，凭什么别人跟着你一块受罪？可是她又是真的害怕葵花离去，那她的世界和歪歪的世界就真的没有区别了，甚至她比歪歪还要痛苦，因为她清醒。

曹虹给管静竹出了一个主意，曹虹说，现在歪歪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你，管静竹，你还有你的生活，总不能两个人捆在一块死吧。管静竹说，曹虹你到底想说什么？曹虹咬咬牙说，我就当这一回恶人吧，我想叫你把歪歪放到乡下去。静竹不解道，可我在乡下并没有亲戚啊。曹虹说我当然知道你在乡下没有亲戚，可你们家不是有一个向日葵吗？管静竹说你总是说向日葵，是葵花。曹虹说对，是葵花，我的意思就是叫葵花带着歪歪回乡下啊，你想，你每个月给葵花寄钱，那她全家人都不用做了，他们一定觉得挺花算。

曹虹又说，这样也可以不耽误葵花结婚，而她又是个好人，你碰上端木林是中六合彩，难道碰上葵花不是中六合彩吗？只有她这样的人你才能把歪歪托付出去是不是？换个人你想都不敢想是不是？也不放心是不是？

曹虹还说，歪歪再好，也有端木林的一半血统，你看他那个样子，还用做DNA吗？简直像一个月饼模子里扣出来的两个伍仁月饼，当初你要是听我的跟端木林打官司，非让他赔得倾家荡产不可。现在不扯那么远了，可你也犯不着那么死心眼，你懂我的意思吗？管静竹茫然地看着曹虹，曹虹恨不得踢她一脚，还不明白？你为端木林这样的人吃苦受累，不值。管静竹嘴上没说心中却道，可是歪歪毕竟是我儿子啊，你没孩子，所以你所有的想法都是理论上的。

可是人又怎么可能那么理性的生活呢？

她想，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

回到家中的管静竹，关起卧室的房门一根接一根地抽了两包烟，她想了三天三夜，没想出任何好办法，而曹虹给她出的主意是唯一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当她再次看到歪歪时不觉泪如泉涌，她知道自己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听到这一决定的葵花倒也并不惊奇，她像老人家那样叹了口气道，看来也

只能这样了。她说其实我带歪歪也带出感情来了，冷不丁地走心里也不是滋味。听到她这么慈悲为怀的一番话，管静竹只觉得双膝发软，就差没扑通一声跪倒，洒泪托孤了。曹虹说得没错，她碰上葵花真是她天大的福气。

歪歪和葵花走的那一天，照例是曹虹把他们送到火车站。是曹虹不让管静竹去的，她说你会受不了，到时候你歇斯底里大发作，又要把歪歪抱回来，人家以为我们在拍戏呢。他们走后，管静竹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转来转去，心里也像被掏空了一样难以自制。

她坚信她已经疯了，如果她正常，她不但应该去火车站，更应该补一张车票把歪歪和葵花一直送到目的地，看一看生活环境，向葵花的家人交代几句……

她不能再想下去了，慌慌张张地赶到车站。火车已经远去，空荡荡的站台上只有曹虹还在尽职尽责的冲着远方挥手。当她看到管静竹时，真有点哭笑不得——管静竹脚上的两只皮鞋不仅不一样，而且一只黑色一只啡色。曹虹再一次抱住管静竹，在她耳边轻轻地说道，静竹，这是天意……你不仅现在不能去，今后永远都不要去……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听鬼的故事吗？最后逃命的人总会听到一句咒语，千万不要回头，否则会没命的……好了静竹，我们回家，时间会洗刷一切的……生活在继续……

她深知她是对的，并且尽到了朋友的心，她能有曹虹这样的朋友也是中六合彩啊，一般的人谁管你这些破事？她所在的公司的同事，一直都以为她过得很安稳很幸福，甚至还很羡慕她，压根不知道她有一个负心的老公和一个哑傻的儿子。她像钟摆一样扮演着双重的角色，这种平衡也来自曹虹的友谊，什么叫大恩不言谢？

可是她依然泪流满面。

一时间，她变成了孤魂野鬼，出出进进都是一个人，却已经完全不适应安逸舒适，了无牵挂的日子了。

三

屋里落了薄薄的一层灰，灯光还是那么幽暗，他醒过神来，到家了。

这回他花了两周的时间陪一个客人去马尔代夫群岛旅游，十多天换了七八家超豪华酒店。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冷不丁回到家中，才意识到旅途中的奢华与梦幻。

在选择客人方面他是很谨慎的，他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做的，反正他不能落到要报复全人类男人的女魔头手里，那他就死定了，熬干了也拿不到听起来还算诱惑人的报酬。这一次他的客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寂寞女人，先生冷落她多少年了，她郁闷得不能自制便到外面去散散心。如果说她有什么怪癖的话便是她手不离电话，她一共有三个手机，来回不停地打，总是低声地诉说，有时也